

## 宣泄的出口

“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/我都像一位死者/把棺材盖，缓缓推开。”

——许立志《出租屋》

2007年的某一天，去北京推销剧本的康谦，亲眼目睹了一场死亡。

一个年轻人从高高的楼顶飞跃而下，落到北三环坚硬的地面上。“他穿着一身西装，是个帅气的小伙。”康谦说，“跟我差不多年纪。”

回到出租屋，康谦一宿没睡，他从没见过死人，这是第一次。

康谦是辽宁省锦州市凌海自来水公司的一名送水工，今年32岁，高中毕业。他热爱写剧本，在2007年的时候，他已经写了七八年，却没有任何起色。那年初春，北京还飘着雪花，康谦从老家跑出来，想把剧本拿给自己崇拜的编导看看。但是没人能看上眼，于是他东奔西跑，四处碰壁。

第二年就是北京奥运会了，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”的口号刷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。康谦蜗居在团结湖附近的地下室里，在黑暗中为自己的梦想寻找出路。

地下室只有两平米，放一张单人床就满了。康谦在这儿一直待到夏天。夏天的屋里没有风，一进门就喘不过气，让人窒息。每天早上，康谦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通风口晒晒太阳，不刷牙不洗脸，就站在那儿。“这一天又开始了，我还活着呢！”他想。然后，他回到地下室，疯狂地写，一天写一万字。

远在南方的许立志同样住过一间这样的出租屋，“十平米左右的空间，局促，潮湿，终年不见天日”。

许立志是深圳富士康工厂的一名工人，“白天为生活奔波，黑夜里睁着眼睛写诗”。他的诗写得很好，好到有人要为他出版诗集，还要为他拍纪录片。但是诗集和纪录片还没出来呢，他就从高楼上跳了下来。

不光康谦和许立志，很多底层打工者都在写诗、写小说、搞文学创作，他们来自煤矿，来自制衣厂，来自建筑工地。在陈想菊和男友冉乔峰经营的打工诗社里，进进出出的“文友”有几千人。

陈想菊经历过许多工厂的流水线，温州、福建、东莞、广州……她的青春在一条又一条流水线之间迁移。

在电子厂的封闭式车间里，两条流水线上，六十名工人挤在一起。她们穿着静电服，戴着口罩，头盔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每个人都面目雷同，以编号来区分彼此，没人记得住她们的名字。

“孤独。”陈想菊回忆那时的感受，“没有人理解你，没有人安慰你，写作成为宣泄的出口。”

在年复一年的枯燥乏味中，文字成为突围的唯一武器。

老井是安徽一个煤矿的工人，他每天沉入千米的地底深处挖煤，同时写诗，写“地平线以下的故事”，写了27年。他初次下井时，在800米深处休息，他把矿灯关上，感觉到“周围的黑暗像坦克一样碾压过来，浑身一点光都没有”。

这完全的黑暗，让他下定决心进行创作。

## 纸上还乡

“煤层中，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/放下镐，仔细听，却不见任何动静/我捡起一块矸石，扔过去/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/但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/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。”

——老井《地心的蛙鸣》

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中国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。他们悄无声息地融入一个个工厂、工地，在冰冷的机器间低下头，就此沉默。他们创造着新闻里的GDP数字，可是很少有人去书写他们。

于是，他们自己写。

富士康十三连跳被炒上社会新闻头条时，郭金牛写《纸上还乡》，写跳下来的少年，“划出一道直线，那么快，一道闪电”；写他们亲人的哀痛，“秋风，连夜吹动母亲的荻花”。许立志写他们的卑微，就像“一颗螺丝掉在地上……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”。

机器的轰鸣，流水线的节奏，都被写进了诗。流水线上出来的诗人郑小琼写女工刘美丽，“十七岁的她，像简单的电子元件插进生活中的线路板间”；老井写煤矿里经历的一切，他写塌陷湖，写矿井，写大地深处的轰鸣，他把煤炭写成“掩埋的黑色炸药，怀揣着狼性和暴力的部族图腾”。

“人以群居，属于这个群体的人，会从中寻找到同感共鸣的东西——刚刚经

脸之后，他又沉溺于搬运水桶的匆匆间。几天后，深圳富士康的一栋楼上，工人许立志从六楼一跃而下，空留厚厚一摞让人唏嘘不已的诗歌。相距几千里的悲喜剧，映照着底层打工者的文学之梦。他们用双手触摸着最现实的生活，却用文字刻画着孤独的靈魂。

不久前，辽宁锦州的送水工康谦赶到天津，领取了搞创作以来又一个“红本本”——中国电影剧本最高奖夏衍奖证书。短暂地露了一小

# 民间的『莎士比亚』落地无声 孤独是所有

本报记者 魏新雨



锦州送水工编剧康谦



深圳“打工诗人”许立志

历的，正在发生的。”陈想菊说。

2010年，农民工作家王子群写《临时夫妻》，写农民工聚少离多的夫妻生活，引起轰动。“年轻打工者的家庭、婚姻、社会关系，很多都被分裂了。”他说，“人和人之间的信任都没有了，工友很多，张三李四，但是人与人之间不信任，借个钱都很难。”

乡村的伦理关系在进入城市的那一刻土崩瓦解，打工的年轻人经历着精神上的蜕变。这其中的矛盾、纠结、内心深处冲突，无人倾听，无处宣泄，他们都写到作品里去。“拿青春在都市里流浪，归宿不在这里。”陈想菊说，“成为城市人是一个很渺茫的想法，所以我让妈妈给我在老家留着房子。”可是，她根本不会种地。郑小琼给故乡写了八首诗歌，叫《黄桷村记忆》，她的回忆里有“水中盛景、星光，早年的歌声”。可真实的现实是，乡村老去，而且沾染了现代工业的毒气。“如果城市的灯火太迷人”，郑小琼写道，“她不能再让那页户口簿幽禁成乡村的官女/她浮动的肉体跟欲望，成为水泥、钢筋/筑路，建桥，成为从乡村到城市的梯子。”

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还乡，他们在钢铁与泥土的夹缝中编织自己的梦，用所能想到的最美好的语言。

## 刻骨铭心

“他背着满满的乡愁/徘徊于生活的十字路口/这疼痛，重于故乡连绵万里的青山/弓着腰，他遍地寻找/妈妈说的梦想。”

——许立志《梦想》

在情怀与宣泄之外，更多人希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。王子群写作成名后，很多农民工找到他，想要拜师学习写作技能，然后通过写作获得成功。

康谦最初的坚持，除了爱好外，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考虑，就是去县文化馆工作，可是人家给出的门槛是本科文凭。不过还有另一条路，就是能获得三个以上的国家奖项，可以破格录用。所以康谦铆足劲要拿奖。

对于康谦这样的底层写作者来说，学历是一个最难迈过的坎儿。

康谦还记得，几年前老家县城刚建立人才市场。他啥也不懂，以为有才华，有作品，就会有人欣赏，所以没看应聘要求就跑去应聘文职。用人单位要求提交简历，康谦从来不知道还有这玩意。他就找了张纸，写了个单子，写上自己在哪家媒体发表过文章，获得了哪些奖。他在单子的最后附上一句话：“给我一个机会，还您一份惊喜”——这是康谦在《青年文摘》上看到的故事，里面的年轻人也没有学历，用这句话感动了单位领导。

结果，周围的人哄堂大笑，负责招聘的领导也笑了：“你该上别处看看，这里是人才市场——那边的劳务市场不要文凭。”

对于这段经历，康谦用了一个词来形容——刻骨铭心。

这样的经历在他后来的日子里屡见不鲜。他去北京送剧本，专业编剧听说他高中毕业，不拿正眼看他。康谦走出大门，听到身后有个声音在笑：“瞧这个傻×，哪里来的。”他含泪离开，“真的有那种想自杀的感觉。”

许立志是个内向的人，他做不到像康谦一样去闯荡，去折腾。他徘徊在城市的边缘，只鼓起勇气做过一件事，就是给深圳市中心书城投了一封自荐信，他想到里面工作，可以在书海里畅游。他在信里给书城的领导写道：“感谢您拨冗垂阅我的自荐信，使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。”但是没人搭理他的梦想，他只是个高中生。

学历和出身禁锢着这群年轻人，或许许立志的才华堪比海子，但是在现实世界中，他凭借才华敲不开想进的门。

“我曾经问过自己，是不是梦想害了我。”康谦反问自己，“梦想的翅膀太沉重了，它飞不起来。”

## 梦醒了

“我在某个机台上打磨生活，涌动如潮汐的/未来，我收集着的爱，恨，青春，忧伤/正被流水线编排，装配，成为我无法捉摸的/过去，理想，未来。”

——郑小琼《安慰》

9月15日，康谦接到电话，让他去天津领取夏衍奖。此时的许立志已经在筹划自己的死亡。

他们的梦想，以不同的形式，落地有声。

康谦的获奖信息，一开始只被报纸一带而过，他的名字夹杂在众人的名字中。几个月后有记者发掘了他的故事，送水工编剧获奖的信息才传开来。

没有衣锦还乡，没有荣归故里。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后，康谦继续做着送水工的工作，暂时没想离开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奖，康谦向记者展示他的获奖证书，摆了一地。“这是我这几年剧本获奖的证书和奖杯，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白纸一张，这些证书也没能敲开县文化馆的大门。”

这次获奖之后，他好像突然之间梦醒了，“以前活在童话中，现在活在现实中。”这次他顿悟了，“一个剧本好几年得一个奖，平均下来一个月也就千八百块钱，温饱都解决不了。”

康谦见过太多的例子了，他的文友大多有一把辛酸泪。“大家都希望有个方桌，有个安静的环境去创作。”康谦说，但是这点要求很难。有人因为埋头写书不赚钱，跟媳妇离婚了；有的不写了，结婚后去忙生意了。在他隔壁有个修鞋匠，卖过菜，当过清洁工，他用老树皮似的手，写了二十多年。后来他的一部作品卖了出去，拿到了一笔版权费。“但这很需要运气。”康谦说。

在许立志纵身一跃的时候，他早已看到了前辈们的道路。郑小琼、郭金牛，通过写诗跳出了工厂的流水线。可是这样的机会会落到他头上吗？他写着：“我想我还能坚持下去/我站着的时候想/坐着的时候也想/睡着了，我就用梦想”，可是“直到太阳挡住了月亮和星星”。

康谦说，他已经不再谈论进文化馆的愿望，向现实妥协让他过得更轻松。

这本该是一个励志故事，可结局并不振奋人心。

在采访的最后，康谦问，那位自杀的打工诗人叫什么名字？他还不知道许立志的故事。

后来，他去翻了许立志的报道，看了他的诗，也念了别人写的悼亡诗，说“真为他可惜”。他像七年前目睹跳楼事件的那天一样，一夜未眠。第二天他做了个决定，要把一个月的工资拿出来，捐给许立志的诗集。

“他先走了，我还活着，我能读懂他为什么要选择那一天离开这个世界。”康谦说，“我还想对这个社会说一句话：不要等一个个许立志绝望地离开这个世界时，才发现他们的才华。”